

■文·圖／盧玫君（聖像畫員、聖藝推廣老師）

特羅多斯山脈的彩繪聖堂畫作



聖像畫巡禮塞普勒斯系列 1

聖像畫巡禮行程離開希臘後，帶大家來到離聖地耶路撒冷很近的島國塞普勒斯；早期聖保祿宗徒在第2次傳教時也曾上岸，傳教足跡遍及此島的許多城市。朝聖者慣常來到帕弗斯附近造訪「聖保祿之柱」，以緬懷聖人。此外，耶穌所復活的拉匝祿，則在聖神降臨後，來到拉納卡建堂傳福音。如今，位於塞普勒斯島上特羅多斯山區的10座彩繪聖堂，因其出色的壁畫所代表的拜占庭文化，而在1985年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一開始，有必要先了解一下塞普勒斯島過去和拜占庭、拉丁國家之間的關係。在反聖像畫運動結束後的第9到12世紀之間，這個島仍屬於拜占庭帝國的勢力範圍內；後來，由於獅心查理（1111-1191）征服了這島，而開始隸屬西方拉丁世界統治時期。接著，塞普勒斯被賣給了聖殿騎士（1192-1489），直到1571年將近百年的時間，易主由海上霸權國威尼斯所統治。在貿易暢通之下，曾有文獻記載，島上的聖像畫工作坊，曾在1年之內，就完成了800多幅聖像畫，輸出到西方世界。1572年歸屬奧圖曼帝國管轄，1878-1960年從奧圖曼手中變成被英國接管。1955-1959年島上居民開始爭取獨立的運動，1960年終於宣布獨立，但之後境內希臘裔及土耳其裔塞普勒斯人雖共存，卻也傳出因信仰不同而產生嫌隙，不時發生武力相向；1974年土耳其出兵入侵，導致國家以舊都尼科西亞為界，分裂為南北塞普勒斯至今，讓我們大致了解塞普勒斯信仰、文化的根基和現今樣貌。

島國到處可見聖堂和清真寺，但對聖像畫領域而言，最重要的當然是塞普勒斯人在古代所興建的聖堂及聖像畫作；這裡的聖堂遺址規模偏小，因為資助者並非是皇帝，而是當地仕紳。當我們見到這些曾經的修道院聖堂建築時，仍能感受到那份質樸及聖像畫在禮



▲圖2：科穆寧畫風體態輕盈的佳播天使，向聖母報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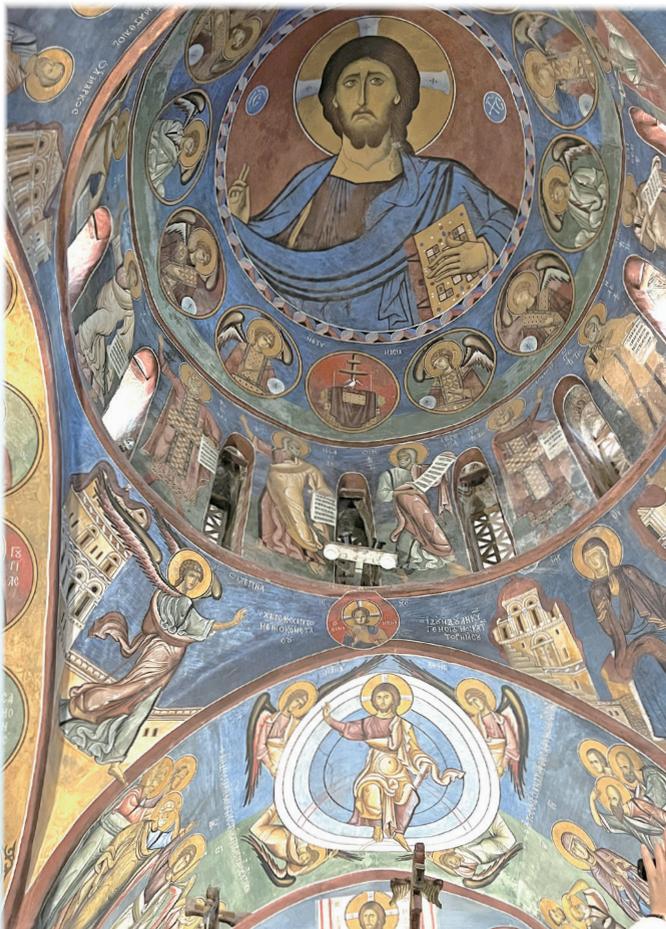


▲圖1：阿拉卡聖母堂並不大，但其中畫作十分珍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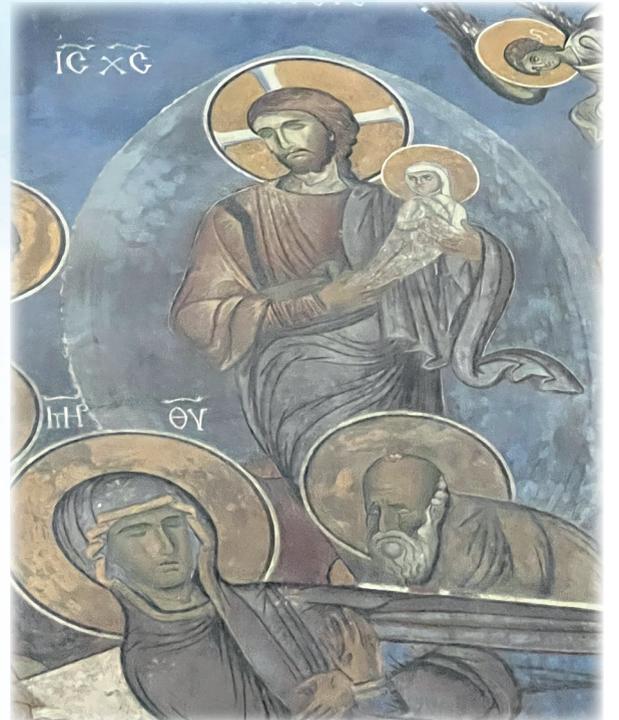
儀空間中的份量，在本專欄793及794期的24版中，曾介紹阿拉卡聖母堂（圖1）的畫作，這些濕壁畫可說是島上的珍珠，因為其中所保留的科穆寧時期作品非常稀有；這畫風本來是模仿帝國首都君士坦丁堡在科穆寧時期最受重視的聖像畫員們作品，但因之後被穆斯林統治，目前伊斯坦堡再也看不到這樣的作品，不過，在這裡和北馬其頓尚能見到為數不多的科穆寧畫作。

科穆寧畫風最具特色的是，以明顯的線條勾勒形狀，繼而有類似國畫白描般的作法，在線條之間填上顏色便簡單地完成畫作；但不簡單的是，這些圖案彷彿畫員在反聖像畫運動之後，表達出天主子民切願利用一切方法，去親近至高的神那般地放飛思緒，而這放飛的意境，就在那些飄動的服飾線條中呈現。例如，天使報喜的佳播天使體態輕盈（圖2），飄在空中帶來喜訊，天使的衣襟充滿了皺褶，但並不厚重，而是彷彿被風吹脹鼓起的船帆！天使的表情莊嚴，手勢帶有威嚴且堅定，因為天使是天主的使者。

科穆寧畫風也強調聖人的感情面，經過反



▲圖5：阿拉卡聖母堂圓穹頂聖像畫如是炫目，充滿神學意涵。



▲圖3▼圖4：《聖母安眠》畫像中，聖若望哀悼的眼神表露無遺，是科穆寧畫風中令人深感共鳴的特色。



聖像畫運動的勝利後，畫員可以拋開禁忌，不以描繪基督或其他聖人的人性而受迫害。在題材選用上也越發自由奔放。東方教會的畫員及整個神學界似乎開始願意透過深刻地祈禱所產生出的養分，來描繪屬神的世界。在那屬神的世界裡，聖人可以帶有感情，如聖若望哀悼聖母安眠（圖3-4），這種以人性出發，滿懷信德的信仰幅度，從人的立足點，往上辛苦攀升到神性山峰頂端的題材，在聖堂中越來越受到歡迎；科穆寧時期的信友並不擔憂人的情感會減損了信德。在那時期的基督徒能為塞普勒斯的失落而哭泣，可以在人的基礎上尋找神。悲傷不是一種示弱，痛苦也不是絆腳石；科穆寧的基督徒可以哭倒在基督腳前，用淚水而非貴重香液來為耶穌洗腳。

塞普勒斯島上的聖像畫員，用炫目的色彩裝飾聖堂（圖5），讓天上的慶典遍布牆面的每個角落，天使及聖人們輕盈的步伐，彷彿讓我們一不小心，就會看到他們不是定在牆面上，而是充滿在整個禮儀空間中，一直如是鮮活地存在。這樣精彩地表達，雖然還沒到達巴列奧洛根時期的燦爛，但已為拜占庭帝國最後也是最炫目的聖像畫風格拉開了序幕。

（下期繼續介紹塞普勒斯的聖像畫）